

語言接觸誘發語法化的實例 ——論畚語三個補語標記的來源和分工*

郭必之

香港城市大學

畚語屬於苗瑤語系的一種語言，使用人口約一千五百，分布在廣東省東部的增城、博羅、惠東、海豐四個縣市裡。畚語的使用者和漢人有長期接觸的關係。由於客語、粵語和閩語等漢語南方方言是粵東地區的優勢語言，畚語自然地吸收了大量來源於漢語的成分。

畚語海豐方言的述補結構有三個標記，分別是 $k\eta\eta^{54}$ 、 tu^{11} 和 li^{22} 。本文發現：當動詞帶狀態補語時，只能用 $k\eta\eta^{54}$ 作為標記；當動詞帶能性補語，標記一般只用 tu^{11} 。比較特別的帶程度補語的例子，既可用 $k\eta\eta^{54}$ 、又可用 li^{22} 作標記。和畚語同屬苗語支的苗語黔東方言，連接述語和補語之間的標記，只有 te^{44} 、 ki^{35} 兩個（其中 te^{44} 還不能算是成熟的標記）。巴哼語所用的標記更只得一個 tu^{55}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理由懷疑畚語裡某些標記是和漢語方言接觸過而產生的。但這些新引進的標記並不是漢語借詞，而是模仿漢語語法化所造成的一種現象，可稱之為「接觸引起的語法化」(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本文會在新近修訂的語法化理論的基礎上，嘗試：(1) 追溯畚語 $k\eta\eta^{54}$ 、 tu^{11} 、 li^{22} 三個標記的源頭；(2) 探討這些詞語如何由實詞演變為虛詞；以及 (3) 考察到底是哪一種漢語方言使畚語產生這些演變。

關鍵詞：畚語，補語標記，語法化，語言接觸

1. 背景

在中國南方，漢語諸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包括藏緬語系、壯侗語系、苗瑤

* 本文初稿，曾經在「第四十屆國際漢藏語言暨語言學會議」(ICSTLL-40, 2007年9月26-29日，哈爾濱)、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所舉辦的語言學講座(2007年11月1日)上宣讀過。感謝中西裕樹、王士元、李行德、汪鋒、林華勇、張洪年、莊初昇、葉鳳霞、鄒嘉彥、歐陽偉豪、藍榕來、羅奇偉、羅美珍、顧陽、James Minett (筆劃序)和兩位匿名評審員所提供的寶

語系、南亞語系和南島語系的語言)¹ 有既悠久又深刻的接觸關係，這點早已為中外學者所認識。語言接觸最明顯的證據，反映在詞彙借用方面。由早期橋本萬太郎 (Hashimoto 1976) 利用「底層理論」(substratum theory) 去解釋南北方言基本詞彙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 開始，一直到最近沙加爾等 (Sagart & Xu 2001)、曾曉渝 (2004)、汪鋒 (Wang 2006) 幾位討論怎麼樣辨別各種少數民族語言的借詞層為止，華南地區語言接觸的研究始終都是以借詞的發掘作為骨幹。

根據幾項新近的研究 (例如 Thomason & Kaufman 1988, Dixon 1997, Thomason 2001, 吳福祥 2007 等), 深度的語言接觸能夠使下面這些語言部件在某個特定的地區內發生擴散: (1) 詞彙 (包括「基本詞彙」); (2) 語音範疇和音韻範疇; (3) 語法範疇和語法結構; 以及 (4) 語法形式。² 既然語言接觸可以從語法的角度切入, 那麼我們就想知道: 漢語和非漢語在華南發生接觸時, 雙方的語法系統因應地發生過怎麼樣的變化? 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 不單可以加強我們對華南地區各種語言歷史的認識; 還可以補充現有語言接觸、或者「區域語言學」(areal linguistics) 的理論。³

本文會以畬語三個補語標記為例, 說明少數民族語言在漢語強大的壓力底下, 怎麼樣去改變自己的語法結構。我們認為, 這三個標記都是「接觸引發的演變」(contact-induced change, 中譯據吳福祥 2007) 的產物, 但借入的時間不同, 產生的方式也不盡一樣。單單從這三個補語標記的分析, 已經可以看到華南地區語言接觸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2. 關於畬語

這一節主要介紹畬語的歸屬、以及它跟周邊漢語方言的關係。

貴意見。尤其是帶領我進入畬語研究領域的中西裕樹先生和畬語海豐方言發音人藍榕來先生, 沒有他們兩位, 這篇文章不可能寫出來。本文如有任何錯誤, 當由筆者一人負責。調查期間, 筆者得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的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的資助, 謹申謝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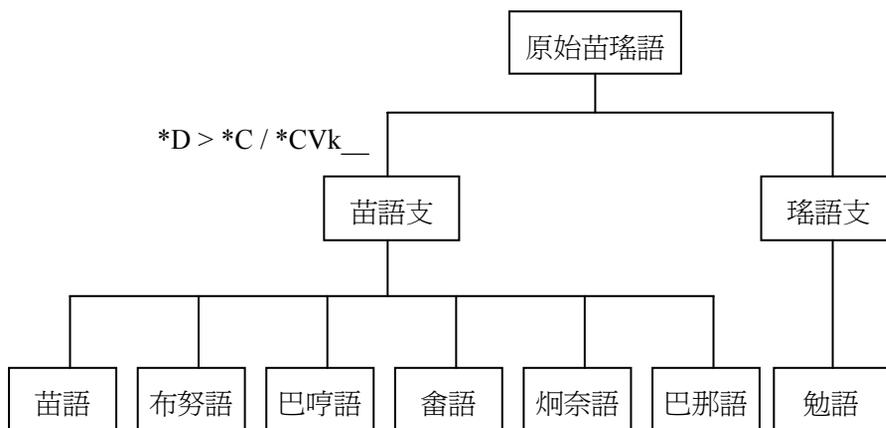
¹ 許多華人學者都相信「漢藏語系」包括了漢語、藏緬語、壯侗語和苗瑤語四個「語族」。馬學良 (1991) 就採用了這個分類方法。但絕大部分西方學者卻認為壯侗語和苗瑤語和漢藏語根本沒有發生學關係 (至少不是和漢語、藏緬語處於同一個層次上), 參考 Benedict (1972) 等人的著作。本文採用西方學者的意見, 認為漢藏語、苗瑤語、壯侗語屬於平行的「語系」。

² 這裡主要參考 Dixon (1997:19-22) “What can diffuse” 一節的分類。

³ 最近曹茜蕾 (Chappell 2001)、袁焱 (2001)、李雲兵 (2005)、馬詩帆 (Matthews 2006) 和吳福祥 (2007) 等都嘗試從語言接觸的角度研究中國南方各種語言在語法方面的變遷。我們期待日後會有更多相關的作品問世。

畚語屬於苗瑤語系的一種語言，⁴ 使用人口約一千五百，分布在廣東省東部的增城、博羅、惠東、海豐四個縣市一共九條村子裡（中西裕樹 2005b）。Ratliff (1998) 根據聲調的分合，認為畚語屬於苗語支裡的一種語言。中西裕樹、郭必之 (Nakanishi & Kwok, forthcoming) 在 Ratliff 的基礎上，加進了幾種新發現的苗語支語言（例如炯奈語、巴那語），繪製了下面這棵譜系樹：⁵

(1) 苗瑤語譜系樹（中西裕樹 2007）



⁴ 這裡必須把「畚語」和「畚話」嚴格地區分開來。畚族有人口七十一萬人，分布在廣東、福建、江西、浙江、安徽等省分。超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說一種接近客語的漢語方言，學界稱之為「畚話」；剩下不到百分之一的畚族人，則說一種和苗瑤語有關的語言，學界稱之為「畚語」（She、Ho Ne 或 Ho Nte）。參閱吳中杰 (2001:442)。屬於漢語方言的畚話並不在本文的觀察範圍之內。

⁵ 《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 和《苗瑤語古音構擬》(王輔世、毛宗武 1995) 都有苗瑤語的分類圖表。和本文 (1) 的做法相似，《中國語言地圖集》把苗語和瑤語劃分為兩大支，畚語隸屬於苗語支之中。但另一方面，地圖的編者卻把巴哼語、炯奈語和僂諾語合併為一小群，稱之為「布努語支」。王輔世、毛宗武 (1995) 主張苗瑤語系包含三大語支：苗語支、瑤語支和畚語支，和本文的認識不同。鄧曉華、王士元 (2003) 採用詞源統計法，對苗瑤語系的語言作出數理分類。結果是，畚語是苗語支的一員，但跟其他苗語支成員（包括苗語各方言、巴哼、炯奈等）的距離都比較遠。田口善久 (Taguchi 2003) 承認苗語支和瑤語支可以用 $*D > *C / *k$ 這個標準區別開來。從原始苗瑤語 $*kr$ - 複輔音聲母的演變來看，苗語諸方言和布努語有共同的發展趨向，其他苗語支語言倒和勉語一致。還有，他提出把 $*mp^h- > p^h-$ 作為分出畚語叢 (Ho-Nte Group, 包括畚語、巴哼語、炯奈語和巴那語) 的標準。但覆蓋這一演變的，卻只有「女兒」一詞，因此他也承認說服力還不夠。以上幾種分類各具特點。然而除了田口 (Taguchi 2003) 以外，其餘幾家的「分類」從嚴格的意義來說都算不上是「分群」(subgrouping)。分群首要考慮的，是各種具親緣關係的語言是否存在共同創新 (shared innovation)。又，畚語是唯一一種把原始苗瑤語中濁聲母的詞都讀成送氣清音的苗瑤語。沙加爾 (Sagart 2002:145-146) 認為這種現象來源於客語的影響。我們認同他的講法（參考 Nakanishi & Kwok, forthcoming）。

所有苗語支語言都經歷過「*D > *C / *CVk__」這樣的演變。也就是說：在苗語支還沒有分化為各種語言之前，所有 CVk 音節唸 D 調的詞都演變為 C 調。這種音變在瑤語支語言裡從來沒有發生過。

畚語聽起來很像一種漢語方言。這是因為它具有和一般南方方言無異的音節的結構，而且有大量來源於漢語方言（特別是客語）的借詞。⁶ 由於畚語的語法跟南方方言的語法也很接近，所以如果一個以南方方言為母語的人能在畚族的村子裡住上一段時間，很容易就會學懂畚語——只要緊記單詞，然後按照漢語的語法說出來就可以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嫁到畚族村的漢族女性，很快就能用畚語和家人、鄰里溝通（中西裕樹 2005b:1）。可是，這種「漢人學畚語」的個案並不常見。相反，很多畚族人因為上學、工作的緣故，學會了普通話或者是周邊的強勢漢語方言，之後就逐漸放棄代表弱勢的母語。在我們接觸過那些以畚語為母語的人中，沒有一個只能說畚語、而完全不懂任何一種漢語方言。⁷ 在這種情況下，畚族人的第二語言（一般是客語）便有可能反過來影響第一語言（畚語）。⁸ 中西裕樹、郭必之 (Nakanishi & Kwok, forthcoming) 已經報導過客語怎麼樣使畚語的聲母系統變得簡單。而在這篇文章裡，筆者則希望揭示為什麼畚語在跟周邊漢語方言互動的過程中、它的述補結構標記會變得比原始語的複雜。

3. 漢語和苗語支語言的補語標記

3.1 漢語的補語標記

現代北京話的述補結構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得」可以同時作為引入狀態補語 (manner complement)、程度補語 (extent complement) 和能性補語 (potential complement) 的標記。例如：

- (2) 狀態補語：妹妹打扮**得**很漂亮。
- (3) 程度補語：學生給老師問**得**說不出話來。
- (4) 能性補語：(a) 我吃得。
(b) 我吃得下三碗飯。

⁶ 除了客語之外，畚語還有一批來源於閩語和粵語的借詞。詳情可以參閱毛宗武、蒙朝吉 (1986)、中西裕樹 (2005a) 和甘春妍 (2006)。

⁷ 我們的發音人藍榕來先生，能說流利的畚語海豐方言（母語）、普通話、海豐閩語、海豐客語、尖米話（一種混合性的漢語方言）以及少許廣州粵語。

⁸ 這有點像 Rayfield (1970:85) 所描寫的美國境內一個意第緒語 (Yiddish)——英語雙語社團所發生的語言干擾。這些雙語人把英語（他們的第二語言）的特徵借到意第緒語（他們的第一語言）裡去。關於這個個案，還可以參考 Thomason & Kaufman (1988:40) 和吳福祥 (2007:10) 的介紹。

簡單來說，狀態補語主要是形容述語所指那個動作的形態；程度補語表達述語所指那個動作/狀態所引致的程度；⁹ 能性補語則表示說話人有能力達成述補結構所指的動作/狀態。¹⁰ 「得」在能性述補結構中包含了兩個功能：(4a)的「得」本身就是能性補語，而(4b)的「得」是個結構助詞，能性的意義是由整個結構表達的。¹¹ 這兩種功能需要作出區分。從歷時的觀點著眼，「得」早在唐代就已經有引入狀態補語和能性補語的用法（太田辰夫 2003:213-219）。有些學者（如 Lamarre 2001:88, 116-117）因此便把(2)和(4)的「得」視為古漢語的遺留。

大部分南方方言的格局都比北京話複雜，不同的補語類別往往會採用不同的標記。例如粵語的代表廣州話，引入狀態補語和能性補語時會用 tek⁵⁵「得」，但引入程度補語時則用 tou³³「到」（張洪年 1972:128-130，李新魁等 1995:532-534，劉子瑜 2006）；屬於閩語的漳平話，引入狀態補語時用 kai²¹、引入程度補語時用 kai¹¹、引用能性補語時則用 ei⁵³⁻²¹ tit⁵⁵（張振興 1992，參考 Lamarre 2001:104）。柯理思（Lamarre 2001，柯理思 2001）詳細分析過南方方言幾個述補結構標記的來源和分布。這些標記，除了「得」以外，還有「著」、「來」、「去」、「起」、「了」和「到」（倒）等等。它們絕大部分都可以在古漢語文獻裡找到來源，發展的過程（如何由實詞演變為虛詞）也基本上可以在文獻和方言比較的基礎上給擬構出來（吳福祥 2001-02[2006]）。

3.2 苗語、巴哼語和炯奈語的補語標記

如果把視野擴大到整個東南亞地區的語言，我們便會發現表「得到」(acquire) 義的那個詞經常以動詞後置成分的形式出現，¹² 表示「有能力做」或「完成」前面那個動詞所指的行為；「到達」(reach, arrive) 義一詞則可以出現在兩個子句之間，表示前一個子句的動作會引致後一個子句所指的結果。相關的語言包括部分漢語南方方言（如粵語）、泰語、老撾語（俱屬壯侗語系語言）、越南語以及高棉

⁹ 這裡所說的「程度補語」，主要是依據張洪年(1972:128)的分類。注意朱德熙(1982)的體系裡也有「程度補語」，但跟本文所指的是兩回事。

¹⁰ 關於這三類補語的其他特點，參閱余靄芹(Yue-Hashimoto 1993:173-180)、柯理思(Lamarre 2001，柯理思 2001)和 Enfield (2001:273-275)。

¹¹ 感謝評審員指出這一點。

¹² 有的西方語言學家沒有「述補結構」這樣的概念。比如 Enfield 把「述語+能性補語 (<『得到』義動詞)」分析為「V1+V2」(2004)；把「述語+標記+程度補語」視為「子句 1+標記+子句 2」(2005)。為了行文方便起見，本文一律採用漢語研究者比較熟悉的「述補」框架，必要時會加以說明。

語（俱屬南亞語系語言），構成一個龐大的語言區域 (linguistic area)。¹³ Enfield 一系列論文和專著 (Enfield 2001, 2003, 2004, 2005) 對這個現象作過徹底的考察。他的觀點基本上也適用於形容畚語的狀況。詳情會在第 5 節交代。

那麼，苗語支各語言究竟利用什麼手段引入補語成分呢？基於材料的限制，我們只能介紹苗語（王輔世 1985，羅安源 2005，黎意 2006，余金枝 2006）、巴哼語（毛宗武、李雲兵 1997）、炯奈語（毛宗武、李雲兵 2002）和畚語的有關情況。這裡要簡單說明一下本文分類的方法。我們會粗略地根據漢語的習慣把例句分成三類，分別對應於漢語的「狀態補語」、「程度補語」和「能性補語」，然後稍作說明。漢語和苗語支的語言雖然屬於不同語系的語言，語法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這樣分類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想看清楚漢語對各苗語支語言有什麼影響。

中國境內的苗語可以分為湘西方言、黔東方言和川黔滇方言（王輔世 1985）。下面的例句主要採自湘西方言和黔東方言。

第一類：

- (5) pu³³ tɕi³¹ zu³⁵
說 使 好
說得好。
(余金枝 2006:81)
- (6) pu³³ tɕi³¹ zu³⁵ tɕi³¹ zu³⁵ naŋ⁴⁴
說 使 好 使 好的
說得好好的。
(余金枝 2006:81)
- (7) sa³⁵ sha³³ ŋa¹³ poŋ⁴⁴ va⁴⁴
洗 淨 乾 很
洗得很乾淨。
(黎意 2006:63)

¹³ 這個語言區域還有以下一些特點：(1) 沒有格標記；(2) 缺乏相互參照系統 (cross-referencing)；(3) 沒有熔合性詞綴 (fusional affixing)；(4) 擁有量詞系統；(5) 擁有連動結構 (verb serialization)；(6) 方位動詞普遍發展為持續性標記；以及 (7) 大都擁有詞彙性聲調。參閱 Enfield (2001, 2005) 和 Heine & Kuteva (2005:203) 等。

余金枝 (2006) 所描述的湘西矮寨苗語有一種「述語 + 使動補語」型的述補結構 (例 (5)-(6))。使動補語由使動詞充當，而使動詞則由單音節謂詞加前綴 *tci*³³ 而成。¹⁴ 表面上看起來，這個 *tci*³³ 的確有點像漢語的狀態補語標記「得」，但事實上它經常要黏附著後頭的謂詞，甚至連重疊的時候也要跟謂詞一起重複出現 (例 (6))，所以它不能算是引入補語的標記。例 (7) 是黔東方言的例子。在這個句子中，形容詞短語可以直接充當補語，中間沒有標記。總的來說，苗語這一類述補結構屬於「黏著型」，述語和補語之間不需要加插任何標記 (或者沒有一個成熟的標記)。

第二類：

- (8) *tɕo*⁵⁵ *m̩hu*³³ *noŋ*³⁵ *ɟɛ*³³ *ki*³⁵ *lji*³¹ *nen*¹¹ *nen*¹¹
 匹 布 這 黑 得 閃 閃耀貌
 這匹布黑得發亮。
 (王輔世 1985:84)
- (9) *nen*⁵⁵ *ɕi*⁴⁴ *sa*¹³ *ki*³⁵ *ɕo*⁵³ *maŋ*¹¹ *ɕo*⁵³ *mɛ*¹³
 他 羞 得 紅 臉 紅 面
 他羞得面紅耳赤。
 (王輔世 1985:85)
- (10) *tɛ*¹¹ *tə*⁴⁴ *ɟen*⁵⁵ *moŋ*⁵⁵ *tɕen*⁴⁴ *ki*³⁵ *qa*³³ *tɕi*¹¹ *noŋ*³⁵ *lo*³⁵ *moŋ*¹¹
 棵 桃樹 那 結 得 枝 要 斷 去
 那棵桃樹結的桃子壓得枝子都要斷了。
 (王輔世 1985:86)

給打了粗體的 *ki*³⁵，在黔東苗語中有「路、方面」等意思。但在述補結構中，則沒有這些詞彙意義，顯示語法化過程業已完成 (黎意 2006:65)。據王輔世 (1985:85) 的描述，*ki*³⁵ 後頭所帶的補語成分可以是「具有動詞性和形容詞性的聯合詞組、含有狀詞的修飾詞組、以動詞為中心的補充詞組和表述詞組」。從補語的性質看來，我們不妨把上述例子歸入「程度補語」一類。¹⁵

¹⁴ 余金枝在文中提到這個使動詞前綴唸 33 調，但舉例時卻寫成 31 調 (其他一些例子寫 35 調或 53 調)。我們不知道這是否和連讀變調有關。

¹⁵ Enfield (2005:123) 所引述東南亞苗語 (應該是川黔滇方言的一種) 用 *txogqhov* (直至) 引入程度補語。就我們接觸過的語料來看，中國境內的苗語似乎沒有這個標記。我們暫時不把它放在考察的範圍之內。至於黔東苗語普遍使用的 *ki*³⁵，Enfield 則完全沒有提及。

第三類：

- (11) tə¹¹ tɕi³³ noŋ³⁵ naŋ⁵⁵ tɛ⁴⁴
種 菌子 這 吃 得
這種菌子能吃。
(王輔世 1985:83)
- (12) nɿɔ³⁵ tɔ⁵⁴ ɕaŋ⁵⁴
走 得 快
走得快。
(羅安源 2005:180)
- (13) nɿɔ³⁵ tɕi³⁵ tɔ⁵⁴ ɕaŋ⁵⁴
走 不 得 快
走不快。
(羅安源 2005:181)

養蒿話(王輔世所記的方言)的 tɛ⁴⁴ 和松桃話(羅安源所記的方言)的 tɔ⁵⁴ 看來是同源詞。¹⁶ 它們的本義都是「得到」, 可以單獨作動詞使用。在述補結構中, 它的使用率不是很高, 而且不很穩定, 說明這個動詞還沒有徹底虛化為述補標記(黎意 2006:65)。余金枝(2006:82)認為它「不是結構助詞, 而是能願動詞, 表示動作行為的可能性」。下一節我們會嘗試論證: 苗語這個表「得到」義的詞是漢語「得」的借詞。

接著看看巴哼語的例子。中國境內自稱為「巴哼」的瑤族人(但巴哼語屬苗語支語言)大約有四萬八千, 分布在廣西、貴州、湖南三省的交界。這裡以三江文界方言為代表。翻查毛宗武、李雲兵的專著(1997), 我們沒有找到第一類述補結構的例句。以下會集中討論第二類和第三類的表現。

第二類：

- (14) nɦu³¹ tɕa⁵³ tu⁵⁵ ma³⁵ ŋŋ³¹
他 笑 得 痛 肚子
他笑得肚子痛。
(毛宗武、李雲兵 1997:75)

¹⁶ Matisoff(1991:421-422) 和 Enfield(2003:193) 所引述的白苗語(White Hmongic) 有一個動詞後置成分 *tau* [təu³³], 可以表達「能性」的意思。例如 *Kuv mus tsis tau, kuv muaj hauj lwm nyob nitawm no* (我不能走, 我要在這工作)。*Tau* 應該和養蒿話的 tɛ⁴⁴、松桃話的 tɔ⁵⁴ 有同源的關係。

補語 ma^{35} $\eta\eta^{31}$ 「肚子痛」是述語 tca^{53} 「笑」所達到的程度。兩個成分之間需要用補語標記 tu^{55} 作聯繫。

第三類：

(15) η^{13} $lfi\tilde{e}^{33}$ $mfi\tilde{e}^{33}$ $Nq\gamma^{55}$ tu^{55} $h\tilde{e}^{53}$ ηa^{31}
 這 個 人 挑 得 很 重

這個人挑得很重。

(毛宗武、李雲兵 1997:75)

(16) η^{31} $\eta kfi\gamma^{31}$ he^{35} $vh\tilde{o}^{31}$ $t\check{c}u^{55}$ tu^{55}
 這 雙 鞋 我 穿 得

這雙鞋我穿得。

(毛宗武、李雲兵 1997:64)

(17) $nfi\tilde{o}^{33}$ ηh^{33} tu^{55}
 吃 不 得

吃不得。

(毛宗武、李雲兵 1997:83)

和程度補語一樣，能性補語也是用 tu^{55} 作為標記。 tu^{55} 可以作動詞用，有「得到」的意思（毛宗武、李雲兵 1997:295）。

有些學者認為炯奈語和畬語在親緣關係上比較接近（如毛宗武、蒙朝吉 1986:5, Sagart 2002:145），這可能是因為它們擁有「共同底層」，而且同樣地受到客語大面積的影響（毛宗武、李雲兵 2002）。我們暫時沒有發現這兩種語言有什麼共同創新的地方。¹⁷ 在補語標記的分布方面，炯奈語和畬語更有顯著的差異。以下是金秀龍華炯奈語的例子。

第一類：

(18) $la\eta^{44}$ pen^{33} ne^{53} θi^{35} tei^{35} $\eta\eta u\eta^{35}$ $le\eta^{35}$
 個 花 這 紅 得 好 看

這朵花紅得好看。

(毛宗武、李雲兵 2002:76)

¹⁷ 田口善久 (Taguchi 2003) 曾經提出：「女兒」一詞的聲母 $*mp^h \rightarrow p^h$ 或者可以視為畬語、炯奈語、巴哼語和巴那語的共同創新。畢竟他只能舉出一個例子，有沒有其他證據支持他的看法，還有待驗證。

- (19) $\delta a\eta^{31} kla^{53} mi^{44} mp\phi^{44} mpha\eta^{35} m\phi^{22} le\eta^{35} tei^{35} \eta^{53} kwa^{44}$
條 狗 那 瞎 邊 眼睛 看 得 不 遠
那條狗瞎了隻眼睛，看得不遠。
(毛宗武、李雲兵 2002: 65)

毛宗武、李雲兵 (2002:65) 認為 (19) 中的標記 tei^{35} 「用於聯繫各種結構」。這例子其實包含了一個述補結構 $le\eta^{35} \eta^{53} kwa^{44}$ 「看不遠」。補語 $\eta^{53} kwa^{44}$ 所形容的是述語 $le\eta^{35}$ 的狀態。

第二類：

- (20) $na\eta^{31} t\eta^{43} tei^{35} the^{44} tu^{44} ma\eta^{44} le^{31}$
他 笑 得 肚子 都 痛 了
他笑得肚子都疼了。
(毛宗武、李雲兵 2002:65)

第三類：

- (21) $t\eta^{43} pi^{53} ne^{53} na\eta^{33} tei^{35} t\eta^{43} pi^{53} mi^{44} na\eta^{33} \eta^{53} tei^{35}$
種 果子 這 吃 得 種 果子 那 吃 不 得
這種果子吃得，那種果子吃不得。
(毛宗武、李雲兵 2002:65)
- (22) $na\eta^{31} vei^{44} ka^{44} ma\eta^{44} lu^{31} \eta^{53} tei^{35} le^{31}$
他 大腿 痛 來 不 得 了
他大腿疼，不能來了。
(毛宗武、李雲兵 2002:65)

這裡舉了兩個能性補語否定式的例子。可以發現，補語標記 tei^{35} 「得」總是緊接著否定詞 η^{53} 出現。狀態補語否定式的情形則剛好相反，否定詞 η^{53} 出現在補語標記 tei^{35} 的後面（例 (19)）。

烱奈語的補語標記 tei^{35} 來源於表「得到」義的動詞（毛宗武、李雲兵 2002: 288）。這個 tei^{35} 可以出現在狀態補語（例 (18)-(19)）、程度補語（例 (20)）和能性補語之前（例 (21)-(22)），和北京話「得」的用法相當。

3.3 畚語的補語標記

不難發現，漢語述補結構的分類似乎不太適用於苗語。可是，畚語的情形卻可以貼服地用漢語的框架表示出來。這凸顯了畚語和苗語在述補結構的構成、以至標記的使用上，都有較大的分歧。以下例句，沒有注明出處者均取自海豐方言。¹⁸ 此外，我們也參考了毛宗武、蒙朝吉 (1986) 所記錄的惠東方言例子。

第一類：

- (23) lɿŋ⁵⁴ vak⁴⁴ kɿŋ⁵⁴ k^he⁵⁴ ŋoŋ¹¹ mo³⁵
 他 畫 得 很 好 看
 他畫得很好看。
- (24) lɿŋ⁵⁴ piɔ⁴⁴ kɿŋ⁵⁴ kiak¹¹ ts^hit³⁵ ɔ⁴⁴
 他 跑 得 快 極 了
 他跑得快極了。
- (25) sja³³ kuŋ⁴² za²² hi³¹ za²² ts^hin³³ ts^hɔ³¹
 寫 得 又 快 又 清 楚
 寫得又快又清楚。
 (毛宗武、蒙朝吉 1986:67)

海豐畚語把「拿到」說成 k^hɿ⁴⁴ kɿŋ⁵⁴、把「得到」說成 tit²² kɿŋ⁵⁴ (中西裕樹 2003:322)，當中作為補語成分的 kɿŋ⁵⁴ 應該和上述三例的 kɿŋ⁵⁴ 是同一個語素。但我們不能直接把 kɿŋ⁵⁴ 翻譯為漢語的「到」，因為它不可以作為動詞單獨使用。¹⁹ kɿŋ⁵⁴ 是海豐畚語引入狀態補語唯一的標記。

第二類：

- (26) tsɔŋ⁴⁴ san⁴⁴ piɔ⁴⁴ sɿk³⁵ k^hɿ⁵⁴ li²² / kɿŋ⁵⁴ ha³⁵ hi⁴⁴ k^hiaŋ⁵⁴
 張 三 跑 累 得 不 能 動
 張三跑得累得不能動。

¹⁸ 部分例子由中西裕樹先生提供 (2006 年 10 月 20 日及 2007 年 6 月 15 日的電郵)，部分採自筆者的田野調查 (2007 年 2 月 23-26 日)。

¹⁹ 動詞的「到」，海豐畚語用 sɿ¹¹ (中西裕樹 2003:147)。

- (27) $\text{lv}\eta^{31} \text{li}^{22} / \text{k}\eta\eta^{54} \text{van}^{54} \text{la}\eta^{22} \text{pia}^{31} \text{m}\text{ɔ}^{54} \text{si}^{35} \text{ts}^{\text{h}}\text{i}^{54}$
吃 得 整個 臉 都 是
吃得滿臉都是。
- (28) $\text{k}^{\text{h}}\eta\eta^{54} \text{li}^{22} / \text{k}\eta\eta^{54} \text{t}^{\text{h}}\text{ɔ}\eta^{31} \text{pui}^{11} \text{a}\eta^{31} \text{tu}^{22}$
胖 得 像 豬 一 樣
胖得像豬一樣。

$\text{k}\eta\eta^{54}$ 和 li^{22} 都是海豐畚語引入程度補語的標記。在大部分情況下，這兩個標記可以互換而不改變語義。 li^{22} 來源於 li^{54} ，唸 22 調是輕聲的緣故。²⁰ li^{54} 有「穿」的意思（中西裕樹 2003:95）。除了充當程度補語標記，它也可以作為持續體標記，和漢語的「著」相當。

以下有兩個例句，唯一的差別就是使用了不同的補語標記。發音人感覺到它們並不完全同義：

- (29) $\text{va}\eta^{54} \eta\eta^{54} \text{li}^{22} \text{k}^{\text{h}}\text{e}^{54} \text{hut}^{35}$
我 走 得 很 累
我走得很累。＝動作還在進行中
- (30) $\text{va}\eta^{54} \eta\eta^{54} \text{k}\eta\eta^{54} \text{k}^{\text{h}}\text{e}^{54} \text{hut}^{35}$
我 走 得 很 累
我走得很累。＝動作已經完成

(29) 所用的補語標記 li^{22} ，本身也可以做持續體標記。可能是由於 li^{22} 還沒有完全虛化，句子中的動詞「走」還有「持續」的意思。(30) 的補語標記 $\text{k}\eta\eta^{54}$ 則來源於動相補語（第 5.1 節）。動相補語一般有兩個語法化的方向，其一是完成體標記，其二是補語標記（吳福祥 2001-02[2006:280]）。發音人認為 (30) 有動作完成的意思，正好呼應了語法化的規律。可以說，這兩個存在最小對立 (minimal contrast) 的例子，區別在於動作背後隱含的時態。

²⁰ 發音人有時也會把這個補語標記唸為 li^{54} 。

第三類：

- (31) vaŋ⁵⁴ lɿ⁵⁴ tu¹¹, lɿŋ⁵⁴ lɿ⁵⁴ ha³⁵ tu¹¹
 我 來 得 他 來 不 得
 我能來，他不能來。
- (32) vaŋ⁵⁴ lɿŋ³¹ tu¹¹ pa²² ŋŋ²² kɔi³⁵
 我 吃 得 三 碗 飯
 我能吃三碗飯。
- (33) le⁴⁴ ti²² ti³⁵ li⁵⁴ ki²² tu¹¹ kɿŋ⁵⁴ lɿŋ⁵⁴, ki²² ha³⁵ kɿŋ⁵⁴ vaŋ⁵⁴
 這些 話 騙 得 到 你 騙 不 到 我
 這些話騙得過你，騙不過我。

tu¹¹ 是海豐畬語引入能性補語時唯一的標記。這個詞基本上已經沒有實義了，它不能單獨使用。跟漢語的「得」一樣，畬語的 tu¹¹ 既可以單獨充當補語（例 (31)），也可以充當結構助詞（例 (32)、(33)）。

3.4 小結

根據上面的論述，現在把各苗語支語言的補語標記用表格的形式列出來，以方便作進一步比較：

〈表 1〉苗語支語言的補語標記

	狀態補語	程度補語	能性補語
苗語	∅	ki ³⁵	te ⁴⁴
巴哼語	?	tɿ ⁵⁵	tɿ ⁵⁵
炯奈語	tei ³⁵	tei ³⁵	tei ³⁵
畬語	kɿŋ ⁵⁴	li ²² /kɿŋ ⁵⁴	tu ¹¹

能性補語標記，各種語言的表現最為一致，相信有共同的來源（詳見第 4 節）。巴哼語和炯奈語引入程度補語和能性補語時都用同一個標記。苗語用 ki³⁵，源頭不明。畬語則有兩個標記，或許可以理解為歷史層次疊置的表現。至於狀態補語標記，各種語言的分歧最大：苗語根本不用標記，炯奈語和畬語所用的標記也不一樣。在這四種語言中，畬語的標記種類最多，而且有相當嚴格的分工。這個特點，有別於其他幾種苗語支語言，反而跟某些漢語南方方言相近。

4. 由原始苗語支語言到現代畚語——補語標記類型的演變

這一節首先會嘗試擬構原始苗語支語言各種補語標記。然後以此為出發點，探討由原始苗語支語言²¹ 發展到現代畚語這漫長的歲月裡，補語標記究竟發生了多少變化。至於這些補語標記的來源、以及它們和語言接觸的關係，我們留待第5節再作交代。

在三種補語標記中，能性補語標記的來源似乎最易掌握。這個標記，毫無疑問是由表「得到」義的動詞經語法化發展而來的。而「得到」這個詞，在原始苗瑤語中被擬構為 *tuk (王輔世、毛宗武 1995:167, 626)。²² 有理由認為，*tuk 是由漢語借到原始苗瑤語裡去的。先從讀音上看，原始苗瑤語的 *tuk 和漢語的「得」(上古漢語 *tək > 中古漢語 tək, 據李方桂 1980) 有著相同的聲母 (*t-) 和韻尾 (*-k), 唯一的差別是主元音。這或許表示當時苗瑤語的音韻系統和漢語有別，借入後需要作一些語音上的調整；也可能是施惠語 (donor language) 根本不是標準漢語，而是某種漢語方言。其次，從語義上看，漢語的「得」自古以來就有「得到」的意思。《說文解字》說：「得，行有所得也。」(卷二下，頁十下) 到了現在，個別漢語方言的「得」和苗語的 te⁴⁴、巴哼語的 tu⁵⁵ 一樣，依然可以作及物動詞使用。無論是語音、抑或是語義，漢語的「得」都可以跟苗語支語言表「得到」義一詞拉上關係。可以肯定，原始苗瑤語的 *tuk 是個漢語借詞。²³ 至於時間深度方面，Purnell (1970:194) 認為原始苗瑤語起碼有兩千年歷史。假如這個看法正確，那麼「得」應該是漢代或以前借到苗瑤語裡去的。

我們一直強調：原始苗瑤語所借的，是動詞的「得」。那麼，苗語支語言把「得」當為能性補語標記使用，²⁴ 又是不是直接向漢語借用的結果呢？或者說，苗語支語言是不是同時吸收了「得」作為動詞和能性補語標記的用法呢？應該不是。最關鍵的原因是時間。前文已經指出，漢語的「得」晚在唐代才逐漸發展為能性補語標記，那時候「得」給借到苗瑤語裡去已經差不多一千年了。既然如此，難道漢語和苗語支語言共同發展出「得到義動詞 > 能性補語標記」這樣的演變只

²¹ 原始苗語支語言是指苗語、布努語、巴哼語、炯奈語、畚語和巴那語還沒有分裂之前的狀態，而原始苗語只是苗語諸方言的共同祖先。兩者的性質並不相同。

²² 王輔世、毛宗武 (1995) 據以擬構的材料，包括苗語、勉語、布努語、巴哼語、炯奈語、以及畚語 (惠東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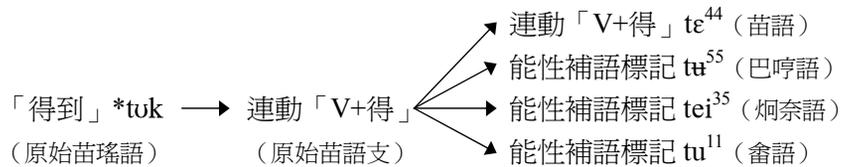
²³ 我們把漢藏語和苗瑤語視為不同的語系 (另參看龔煌城 2006 的論述)，所以「得」不可能是漢語和苗瑤語的同源詞 (cognate word)。

²⁴ 正如前文所說，苗語的「得」還沒有完全虛化。這裡說「苗語支語言把『得』當為能性補語標記使用」，是為了方便行文的緣故。

是出自純粹的「巧合」？這一節我們先談演變的形式。演變的機制 (mechanism) 下一節才作詳細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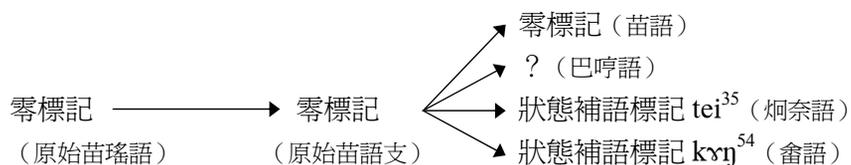
「得」在苗語、巴哼語、炯奈語和畚語裡都有引入能性補語的功能。可以想像，在這幾種語言還沒有分化的年代（即原始苗語支語言，參看 (1)），「得」已經有這樣的用法了。需要注意的是：苗語的「得」還沒有完全虛化為補語標記。它還存在著動詞的性質，或許可以視為連動結構中後一個動詞。這其實代表了「得」由及物動詞發展為補語中間的一環。現代畚語的「得」比苗語的更進一步，它已經徹底語法化了，只能充當能性補語標記。(34) 表示苗語支諸語言的「得」由動詞發展為能性補語標記的途徑：

(34) 「得」：由動詞至能性補語標記



接下來討論狀態補語標記。苗語支語言在狀態補語的使用上，非常分歧。我們認為，在原始苗語支語言流行的年代，述語和狀態補語之間應該是沒有標記的。這個假設的好處，是比較容易解釋苗語、炯奈語和畚語的現狀。苗語沒有狀態補語標記，是存古的表現；炯奈語和畚語都經歷了創新，產生了自己的標記。炯奈語用 tei³⁵「得」，畚語則用動詞後置成分 kɿŋ⁵⁴「到」。第 5 節我們會論證：畚語作為狀態補語標記的 kɿŋ⁵⁴，是在漢語南方方言的牽引底下，由動相補語 (phase complement) 經再語法化演變而來的。以下是苗語支各語言狀態補語標記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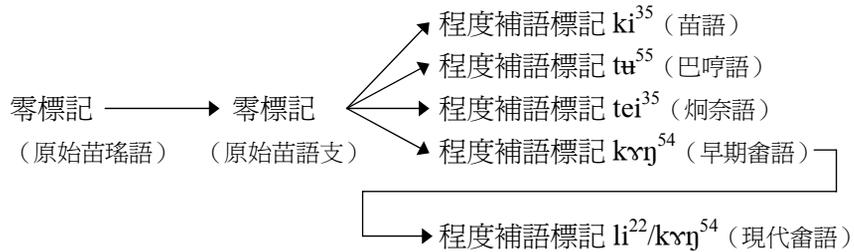
(35) 苗語支語言狀態補語標記的發展



程度補語標記的發展留待最後才討論，是因為它最不容易解釋。這裡可以提出兩個初步的方案：(一) 原始苗語支語言用 *tuk「得」作為程度補語標記；(二) 原始苗語支語言引入程度補語時不用任何標記。如果採用 (一)，那麼巴哼語和炯奈

語都表現了存古的一面，因為它們依然用「得」作為程度補語標記。但為什麼苗語和畬語都要放棄「得」、而轉用其他標記呢？這個問題似乎不好回答。如果採用(二)，那麼各種語言的標記都是獨立發展出來的結果，不存在誰存古、誰創新的問題。跟(一)相比，這個方案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不需要面對任何反證。因此，我們支持(二)。畬語引入程度補語時有兩個標記： li^{22} 和 $k\eta\eta^{54}$ 。發音人覺得這兩個標記在大部分情況下可以互換，而不會影響語義。一種語言，同時具有兩個語義、功能都相當的補語標記，是不符合經濟原則的。我們懷疑 li^{22} 和 $k\eta\eta^{54}$ 涉及歷史層次，即：其中一個標記是屬於畬語本土的 (indigenous)，另一個標記則是由於後來受到語言接觸的衝擊，從別的語言吸收進來的。²⁵ 那麼，到底哪個標記是本土的、哪個是借進來的呢？不妨首先假設 li^{22} 屬於本土的層次。如果是這樣，早期畬語的補語標記分布就是一個三分的局面：狀態補語標記 $k\eta\eta^{54} \neq$ 程度補語標記 $li^{22} \neq$ 能性補語標記 tu^{11} 。 $k\eta\eta^{54}$ 加入補語標記的行列之後，狀態補語和程度補語的界線開始變得模糊了。反過來看，如果把 $k\eta\eta^{54}$ 當成是本土層次的標記的話，那麼早期畬語的補語標記應該只是一個二分的格局：狀態補語標記 $k\eta\eta^{54} =$ 程度補語標記 $k\eta\eta^{54} \neq$ 能性補語標記 tu^{11} 。 li^{22} 引進為補語標記，一來可能是受到周邊漢語方言帶來的壓力，²⁶ 二來會使補語標記的分工更加嚴謹——程度補語這一類給獨立出來了。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論證過：原始苗語支語言並沒有任何成熟的補語標記，而畬語卻是現代苗語支語言中補語標記最複雜的一種。如此看來，把 $k\eta\eta^{54}$ 處理為本土層次標記的做法，比較能貫徹補語標記「由簡至繁」的發展趨勢。(36) 詳細標示了苗語支語言程度補語標記發展的過程：

(36) 苗語支語言程度補語標記的發展



²⁵ 雖然前面提過， li^{22} 和 $k\eta\eta^{54}$ 連接補語時，可能會表現出不同的時態訊息（例 (29)-(30)），但更多例子（如例 (28)）並不牽涉時態的問題。我們仍然需要解釋為什麼 li^{22} 、 $k\eta\eta^{54}$ 在這一類例子中可以互換。

²⁶ 據吳福祥 (2001-02[2006:281-284])，部分吳語、徽語和閩語，都用「著」作為補語標記。詳情請看第 5 節。

下表比較了各種補語標記由原始苗語支語言到現代畬語的發展：

〈表 2〉補語標記的比較：由原始苗語支到現代畬語

	狀態補語	程度補語	能性補語
原始苗語支語言	∅	∅	V+*tuk (連動)
現代畬語	kɿŋ ⁵⁴	li ²² /kɿŋ ⁵⁴	tu ¹¹

原始苗語支語言和現代畬語這兩種具母子關係的語言，在補語標記的使用上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它們僅僅在能性補語標記一項上有傳承關係。以 kɿŋ⁵⁴ 作為狀態補語標記、跟用 li²²/kɿŋ⁵⁴ 充當程度補語標記，都是畬語自己的創新。那為什麼畬語會發展出這幾個標記？這些標記又是怎麼樣形成的？

5. 畬語 kɿŋ⁵⁴、li²² 和 tu¹¹ 的語法化過程和背後的機制

很多語言學家都主張：語言演變可以分為「內部因素促動的演變」(internally motivated change) 和「接觸引發的演變」(contact-induced change) 兩種 (參閱吳福祥 2007:3)。我們至少有三個理由，證明畬語那幾個補語標記的形成跟「接觸引發的演變」有關：(一) 在諸種苗語支語言中，畬語和漢語的接觸最頻繁，而恰好它的補語標記類型也最豐富；(二) 畬語補語標記的類型，可以完全容納在漢語南方方言的框架中；(三) 畬語這幾個補語標記的發展，在漢語南方方言中有完全平行的例子。這種「平行發展」的現象，告訴我們畬語和漢語有過深刻的接觸。

這一節先介紹畬語三個補語標記的來源和發展，期間會引出漢語南方方言一些平行的例子作比較，最後嘗試解釋畬人怎麼樣會把漢語某些語素的語法功能借到畬語裡去。這種「借用語法功能」可能只是單純的「借義」，不一定牽涉到借詞的層面。

5.1 畬語 kɿŋ⁵⁴、li²² 和 tu¹¹ 的語法化過程

讓我們首先把焦點集中在 kɿŋ⁵⁴ 的來源和發展方面。前文提過，kɿŋ⁵⁴ 除了充當補語標記外，也出現在一些動詞的後頭，相當於漢語「碰到」、「抓到」的「到」。事實上，不論是漢語的「到」、抑或是畬語的 kɿŋ⁵⁴，都是表示動作（或狀態）已實現或有結果的補語成分，可以歸入「動相補語」的類別中（參考吳福

祥 2001-02[2006:280])。在漢語中，動相補語是狀態補語標記最重要的來源。這一點，吳福祥(2001-02[2006:313])曾經援引「再語法化」理論加以概括：

從理論上說，任何一個虛化成分只要其語法化程度沒有達到極限，都有再語法化的可能。完成體標記（特別是其中的動相補語）的語法化程度並沒有達到頂點，於是某些方言的完成體標記在再語法化規律的誘發和作用下演變成狀態補語標記。

作為動相補語的一員，「到」（含「倒」，下同）²⁷很自然地經過再語法化在諸漢語方言中發展為補語標記。粵語、客語、贛語和平話都發現了這種情形。閩語的狀態、程度補語標記普遍用「邁」。「邁」雖然不是「到」的同源詞，可是它的語義——包括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卻跟「到」毫無二致。兩個詞是否會有相似的語法化途徑，主要是取決於它們有沒有相似的語義、分布跟語法功能。基於這點認識，我們把「到」和「邁」放在一起討論。先看幾個用「到」或「邁」作狀態補語標記的例子：²⁸

- (37) 梅縣客語：唱**倒**異好。（唱得很好）
- (38) 汝城客語：寫**倒**蠻好。（寫得很好）
- (39) 大冶贛語：你漏幾個佢長**倒**蠻等痛。（你家幾個小孩長得挺可愛）
- (40) 永春閩語：講**邁**野條直。（講得很清楚）

用「到」或「邁」作程度補語標記的例子就更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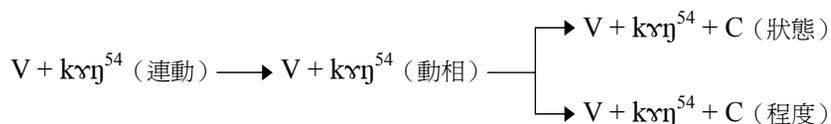
- (41) 廣州粵語：講**到**天花龍鳳。（說得天花亂墜）
- (42) 信宜粵語：黃老財激**倒**二四跳。（黃老財氣得直跳）
- (43) 東莞清溪客語：分佢嚇**倒**半死。（被他嚇得半死）
- (44) 大冶贛語：他累**倒**氣都透不出來了。（他累得透不過氣來了）
- (45) 南寧平話：講**到**佢面紅去。（講得他臉都紅了）
- (46) 汕頭閩語：撮奴囡走**邁**個個一頭汗。（孩子們跑得個個滿頭大汗）

²⁷ 上聲的「倒」和去聲的「到」，本字都是「到」（吳福祥 2001-02[2006:287]）。這裡把它們一併處理，不作細分。

²⁸ 這些例子都是轉引自吳福祥(2001-02[2006])。語料的具體出處請看該文。

吳文所用的材料雖然離不開漢語，但他的意見可以完整地套用到畬語上——畢竟語法化的著重點是語言的共性。我們相信，畬語的狀態、程度補語標記 $k\eta\eta^{54}$ ，是由「述語+動相補語」經語法化而來的。這個推測，符合語法化「由實至虛」的發展原則。如果要把 $k\eta\eta^{54}$ 的來源繼續往上去，就得比照漢語「到」的發展歷程了。「到」原來是作為動詞單獨使用的。另一方面，它又經常出現在連動結構中，充當後一個成分。在這個層面上，「到」慢慢虛化為動相補語。²⁹ 有了漢語的例證，我們就能作這樣的推測： $k\eta\eta^{54}$ 本來也是個單獨的動詞，但它經常出現在連動結構的後一個成分。久而久之，動詞的用法被其他詞彙取代了，連動結構也虛化為「述語+動相補語」結構。最後，充當動相補語的 $k\eta\eta^{54}$ 進一步弱化為狀態和程度補語的標記，如 (47) 所示：

(47) 畬語 $k\eta\eta^{54}$ 的語法化過程



畬語和漢語同樣以表「到」義的語素去充當狀態、程度補語標記。這個高度平行的現象背後所蘊含的啓示，我們將在下文作進一步發掘。

li^{22} (< li^{54}) 有幾個看似不相關、但其實有密切聯繫的用法。首先它可以單獨當動詞用，相當於北京話的「穿」、漢語南方方言的「著」(參考廣州話 $t\zeta\text{ok}^{22}$)，如：

- (48) $l\eta\eta^{54} li^{54} pa^{22} t^h a^{31} \text{ɔ}^{44}$
 他 穿 三 件 衣服
 他穿三件衣服。

另一個用法依附在動詞後面作體助詞，表示動作持續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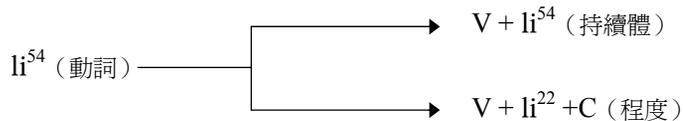
- (49) $l\eta\eta^{31} li^{54} koi^{35} \eta\eta^{44} l\eta\eta^{54}$
 吃 著 飯 等 他
 吃著飯等他。

²⁹ 賴惠玲 (Lai 2002) 和江敏華 (2007) 都曾經討論過客語「到」的語法化過程，可以參看。

- (50) tsɔŋ⁴⁴ san⁴⁴ sɿ⁴⁴ li⁵⁴ mɔ³⁵ tɔ⁴⁴
 張 三 站 著 看 書
 張三站著看書。
 (中西裕樹 2003: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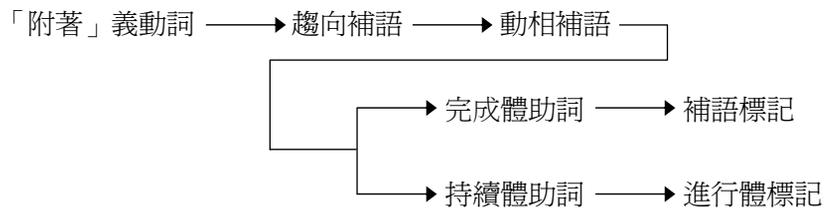
畬語 li²² 第三個用法就是充當程度補語標記 (例 (26)-(28))。我們認為, li²² 這三個用法反映了語法化過程的不同階段。作動詞用的 li⁵⁴ (不唸輕聲), 具有高度的實義, 顯示語法化還沒有正式開始。li⁵⁴ 在語法化的洗刷底下, 會產生兩個結果: 其一是黏附在動詞後頭, 充當持續體助詞。這時候詞彙意義已經丟失了, 剩下來的只有語法意義; 其二就是成了補語標記。深度的語法化往往伴隨著語音的弱化 (參考江藍生 1999)。在充當補語標記時, li⁵⁴ 可以唸輕聲 22 調。現在把畬語 li²² 的語法化過程列出來:

(51) 畬語 li²² 的語法化過程



至於漢語方面, 「著」本是「附著」義動詞, 後來逐漸虛化為趨向補語、動相補語、完成體標記、最後變成補語標記。這幾個階段, 都一一清楚地記錄在文獻中。吳福祥 (2001-02[2006:310]) 為「著」的語法化過程作了下述的擬構:

(52) 漢語「著」的語法化過程 (據吳福祥 2001-02)



在諸種漢語南方方言中, 江淮官話、吳語、徽語和閩語都經常用「著」(或它的同源詞) 連接述語和補語兩個成分。下面舉一些以「著」充當程度補語標記的例子 (例子引自吳福祥 2001-02[2006]):

- (53) 桐城江淮官話：累之（＝著）我腰都直不起來。
（累得我腰都直不起來）
- (54) 休寧徽語：餓著發慌。（餓得發慌）
- (55) 平和閩語：我熱著規身汗。（我熱得滿身汗）
- (56) 平和閩語：伊歡喜著眼滓煞流出來。（他高興得眼淚都流出來）

這些方言的「著」除了用作補語標記外，還可以以完成體助詞、持續體助詞和進行體助詞的身分出現，和(52)遙遙呼應。如果比較一下(51)和(52)，便會發現畚語 li²²「著」的發展過程好像缺少了一些必經的環節，例如趨向補語、動相補語等等。我們思疑 li²²也曾經有過這些用法，只是後來被其他語素替代了，到現在只餘下作為動詞、持續體助詞和補語標記這三個語法化程度不一樣的環節。

畚語的能性補語標記 tu¹¹，毫無疑問是由表「得到」義的動詞（原始苗瑤語 *tuk）經一連串的語法化手段演變而來的。根據(34)，早在畚語和苗語還沒有分離的時候，這個語素已經成為連動結構的後一個成分，為日後的語法化埋下了伏線。現代畚語的 tu¹¹，是一個非常成熟的補語標記，沒有其他語法或詞彙功能。在三個補語標記之中，tu¹¹大概是最早經歷語法化的一個。

漢語大部分方言都用「得」作為能性補語標記，其中南方方言尤其盛行。³⁰ 試看五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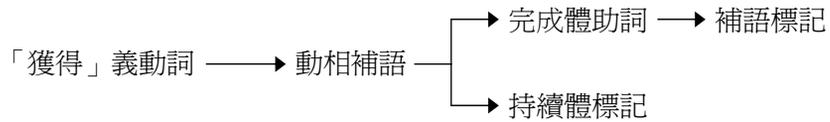
- (57) 西南官話：你做不得。（你不能做）(Enfield 2001:277)
- (58) 廣州粵語：佢幾食得。（他很能吃）(張洪年 1972:121)
- (59) 廉州粵語：嚟冇嚟得？（能來不能來）(陳曉錦、陳滔 2005:382)
- (60) 三都客語：食唔得酒，坐唔得久。
（不能喝酒，不能久坐）(李如龍、張雙慶 1992:446)
- (61) 洞口湘語：果隻塘捉得蠻多魚倒。
（這個塘可以抓到很多魚）(Yue-Hashimoto 1993:177)

「得」的發展可以在古漢語文獻中找到一條明晰的脈絡。它本來是「獲得」義動詞，後來在非「得」義動詞之後虛化為表示動作已實現（完成）並有結果的動相補語。繼續虛化有兩個結果，其一是在動態動詞後演變為完成體助詞，其二是在

³⁰ 據柯理思 (1999:16) 繪製的地圖，表能性的「V 得 C」結構主要分布在中國南方的江淮官話區、西南官話區、吳語區、粵語區、客語區、贛語區、以及湘語區。閩語一般用「V 會 C」去表達能性的意思。

靜態動詞後演化為持續體標記。完成體助詞「得」在唐代終於演變為補語標記（參考吳福祥 2001-02[2006:302-303]）：³¹

(62) 漢語「得」的語法化過程（據吳福祥 2001-02）



廣泛分布在東南亞地區的南亞語系和侗台語系諸語言，也經常用表「得到」義的動詞去表達「能性」的意思。Enfield (2001, 2003, 2004) 通過窮盡式的追蹤，為這個現象提出了有力的解釋。³² 下面引用他所舉過的三個例子。其中老撾語屬壯侗語系語言、克木語 (Kmhmu Cwang) 和高棉語則屬南亞語系語言（為方便稱呼，下文以「得」代表這個表能性的成分）：

(63) 老撾語： *háv bə pāj nám khǎw ka bə dáj*
我 不 走 陪伴 他 們 不「得」
我不能不跟著他們走。

(64) 克木語： *Ó' mah ah so' bwan*
我 吃 肉 狗「得」
我能吃狗肉。

(65) 高棉語： *rwep còmnuen krwep baaj baan*
數 數量 穀粒 米「得」
能夠點出米粒的數目。

老撾語的 *dáj*、克木語的 *bwan*、以及高棉語的 *baan*，除了表達「能性」的意思外，還有詞彙意義和其他語法意義。Enfield 根據各種語言的表現，考慮了語法化的發展規律，為這個「得」擬構了的三個發展的階段 (Enfield 2001:272)：

³¹ 柯理思 (Lamarre 2001:117) 同樣認為：「得」之所以作為狀態補語標記和能性補語標記，是由動相補語演變而來。

³² 洪波 (1997[1999]) 也注意到「得到」義動詞在壯侗語和漢語裡有「平行虛化」的現象。他提出了兩個原因：(1)「台語和漢語詞彙單位發生虛化的機制是基本一致的」；(2)「台語和漢語句法語義結構的廣泛同構性」。

- 第一階段 簡單的結果複合動詞，「得」等於「得到」：
V 獲得 + 「得」 = 「V-加上-得到某些事物」（V 的目標是獲得某些事物，會帶出「V-加上-成功」的意思）
- 第二階段 語義逐漸演變為「成功」，而 V 也可以由 [-獲得] 的動詞充當：
→ V + 「得」 = 「V-加上-成功」
- 第三階段 在無定的情況下，結果複合動詞「V1-V2」可以理解為「能 V1-加上-V2」
→ V + 「得」 = 「能 V-加上-成功」 → 「能 V」

南亞語和壯侗語「得」的語法化過程、和漢語「得」的語法化過程頗相類似，尤其是 Enfield 所指的「第二階段」，和吳福祥提及的「動相補語」差不多是同一回事。³³ 我們可以想像：畚語的 *tu*¹¹ 也不會是一夜之間由動詞演變為能性補語標記。它中間應該經歷了許多環節，和漢語、壯侗語、南亞語的情形一樣。可惜由於畚語本身結構不穩定，詞彙特別容易發生替換，所以要擬構 *tu*¹¹ 如何由實詞演變為虛詞，就得像上文那樣、拿周圍語言的例子作比較了。單單為畚語作內部比較，我們大概只能知道 *tu*¹¹ 是從漢語借來的。

5.2 語法化背後的機制

第 5.1 節介紹了畚語 *kɔŋ*⁵⁴、*li*²²、*tu*¹¹ 語法化過程，同時也看到了漢語南方方言某些補語標記的發展，和畚語有高度平行的關係。這一節主要解釋這種「平行」的背後，到底蘊含著什麼語言學上的啟示。

我們已經論證過：*kɔŋ*⁵⁴、*li*²²、*tu*¹¹ 之作為畚語的補語標記，肯定導源於跟漢語頻繁的接觸（第 5 節首段）。可是，*kɔŋ*⁵⁴ 和 *li*²² 本身屬於畚語固有的詞語，不是漢語的借詞。畚語真正向漢語所借用的，是借「義」，而不是音韻上的外殼。可是這個「義」應該怎麼樣理解呢？或者我們可以借用 Heine & Kuteva (2003) 的理論來說明一下。

「語法化」和「語言接觸」向來是兩個不相涉的課題，但 Heine & Kuteva (2003) 卻認為它們有密切的關係，甚至經常聯合一起運作，推動語法的變化。他們把經語言接觸發生的語法化稱為「接觸引起的語法化」(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無論是非洲、歐洲，抑或是古代、現代，都可以找到這種「接觸引起的

³³ 有趣的是，Enfield 和吳福祥的文章都是 2001 年出版。他們彼此都沒有提過對方的著作。

語法化」的例證。接觸引起的語法化可以根據其中過程的差異劃分為兩大類：(一) 普通語法化 (ordinary grammaticalization)；(二) 複製語法化 (replica grammaticalization)。普通語法化分四個發展的階段 (Heine & Kuteva 2003:533)：

- 第一階段 R 語的使用者知道 M 語有一個語法範疇 Mx。
- 第二階段 他們利用自己語言 (R) 的資源，去發展一個相對應的範疇 Rx。
- 第三階段 根據普世的語法化的通則，他們利用 Ry 這個結構去發展 Rx。
- 第四階段 Ry 經語法化發展為 Rx。³⁴

如果第三階段的語法化並非出自 R 語自身的演變，而是受到 M 語的操控，那麼這種語法化就屬於複製語法化的範疇了 (Heine & Kuteva 2003:539)：

- 第一階段 R 語的使用者知道 M 語有一個語法範疇 Mx。
- 第二階段 他們利用自己語言 (R) 的資源，去發展一個相對應的範疇 Rx。
- 第三階段 他們根據類比 (analogy) 的方式 ([My > Mx] = [Ry > Rx]) 複製由自己推測、曾經在 M 語裡發生過的語法化過程。
- 第四階段 Ry 經語法化發展為 Rx。

語言接觸還會造成一種叫「仿造語」(calque) 的借用，「即將借用的詞或短語的語素組構成分逐項翻譯成自己語言的語素」(克里斯特爾 2002:48)，或者是簡單地把施惠語某個語素最原始的意義跟發生語法化後的意義(語法化過程首尾兩端的狀態)複製自己的語言裡去 (Heine & Kuteva 2003:555)。仿造語並不涉及語法化，但它跟普通語法化和複製語法化一樣，都會使施惠語和受惠語 (recipient language) 某些語素看起來有平行的多功能模式 (polyfunctionality)。

畬語的 kɔŋ⁵⁴、li²²、tu¹¹，分別對應於漢語「到」(倒) / 「邁」、「著」、「得」。它們的詞彙意義相當、又有類似的語法化途徑、發展到最後的階段都演變為補語標記。這種高度平行的現象，是怎麼樣形成的呢？普通語法化、複製語法化和仿造語，哪一種最適用於描述畬、漢因接觸而產生的語法化平行呢？首先應當排除仿造語的因素。因為仿造語所強調的，是受惠語借用了施惠語某些語素在語法化前、後的兩個樣態。如果受惠語中可以找到那些語素語法意義變化的痕

³⁴ 即使第三階段跟 M 語完全無關，但 Rx 也要算為「接觸引起的演變」的結果。吳福祥 (2007:4) 一針見血地指出：「儘管後來的這些演變可能是由語言 R 內在結構壓力促動的，但如果起先的接觸引發的演變不發生，那麼後來的這些演變也就不可能發生。」。

跡，那就可以確定不是仿造語的所為 (Heine & Kuteva 2003:559)。我們知道：li²² 和 tu¹¹ 在畚語或苗語支語言裡還有詞彙或其他語法意義。語法化的軌跡可以單靠苗語支語言的比較而描繪出來（雖然可能缺掉中間某些環節）。至於 kɿŋ⁵⁴，它既可作動相補語、又可以做狀態補語標記和程度補語標記，看來也不是簡單的仿造。現在剩下來的問題是：究竟畚、漢之間的平行語法化，是普通語法化、還是複製語法化？

我們的答案是複製語法化。要辨別上述兩類接觸引起的語法化，需要考慮兩個因素：(一) 語法化方向的普遍性——看看施惠語和受惠語相關語素的語法化的方向是否不依常規。³⁵ 如果是，那受惠語的語法化很可能是從施惠語中複製過來的；(二) 地域的廣泛性——同一地區顯示出一致語法化方向的語言越多，就越可能是複製語法化。用這兩個標準去檢驗畚語和漢語在補語標記使用上的聯繫，答案就馬上浮現出來了。

Heine & Kuteva (2002) 歸納了世界各地五百多種語言一共四百多個語法化過程或模式。這些演變，都有跨語言的特徵。我們可以以這部工具書為準，檢視那些將要討論的語法化演變是否具有普遍性。以下三個演變都沒有在 Heine & Kuteva (2002) 裡出現過：

- (66) kɿŋ⁵⁴「到」> 狀態補語標記
- (67) kɿŋ⁵⁴「到」> 程度補語標記
- (68) li²²「著」> 持續體標記 > 程度補語標記

不妨把這些演變都視為「非普遍性的語法化演變」。其中 (67) 更集中出現在東南亞地區幾種沒有親緣關係的語言裡 (Enfield 2005)，具備了「地域廣泛性」的條件。以上三個演變，都支持「畚語曾經進行過複製語法化」這個構想。至於能性補語標記 tu¹¹「得」，情況有點不一樣：

- (69) tu¹¹「得」> 能性補語標記

由「獲得」義發展為表述能性的意義，在個別亞洲以外的語言裡都發生過，例如留尼旺島的克里奧耳法語 (Réunion Creole French)。Heine & Kuteva (2002:143-144) 就收錄了這樣的一條演變：

³⁵ 「不依常規的語法化」其實違反了普通語法化對第三階段的要求。

(70) GET (“to get”, “to obtain”) > ABILITY

不能否定，(70) 有較高的普遍性，³⁶ 我們不可輕易排除它在不同的語言中獨立發展的可能（如漢語和留尼旺克里奧耳法語）。但就東南亞地區而言，(70) 的分布特別廣泛、演變的方向又相當一致，實在很難想像不是由複製語法化造成的。³⁷ 我們認為：畚語 *kɔŋ*⁵⁴、*li*²²、*tu*¹¹ 三個標記，都是在漢語的壓力底下、通過複製語法化這個手段形成和發展的。

並不是所有語言接觸都會誘發複製語法化。首先是施惠語和受惠語必須有類似的語法結構（語法範疇相當）。如果兩種語言的結構相距太遠，彼此的語法結構根本沒有直接的對應，那受惠語便不容易仿照施惠語的形式去建立一個新的範疇。跟漢語一樣，畚語擁有述補結構，而且類型豐富。當畚語借用（「借義」）漢語的補語標記時，應該不會遇到什麼來源於結構差異方面的阻力。複製語法化就在這種環境下開始流暢地運作。

雙語人或多語人在複製語法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畚語長期是地區的弱勢語言。要跟漢人溝通，畚語人就一定要掌握好當地的漢語。接觸的層次既深、時間又久，他們第二語言的能力逐漸提高，甚至超出了第一語言的水平。³⁸ 這時候漢語的語法結構便有機會滲透到畚語裡去。複製語法化隱含了一個條件，就是說受惠語的人必須對施惠語的結構非常瞭解，包括同一個語素的不同用法。剛好這正是畚語人所擅長的地方。雙語人或多語人大量出現，為複製語法化灌注了不可或缺的動力。

當然，畚語從漢語方言裡吸收的那些語法化演變要帶一定的自然性 (naturalness)，至少畚語人不會覺得怎麼樣突兀。平行語法化要求施惠語和受惠語的使用者對於某些概念的聯繫具有相同的觀感。³⁹

接下來是回答這一節最後一個問題：畚語到底是受到哪一種漢語方言影響，產生那三個補語標記呢？只要比較第 5.1 節列出的材料，配合畚語在地理上分布

³⁶ Matisoff (1991:426) 也注意到這一點：「At any event, the constellation of ideas emanating from basic notion of “get; obtain” seems to have much more than areal significance.」他在文章的第 427 頁繪製了一張圖，說明「得到」義一詞的語義伸延。

³⁷ 評審員進一步指出，「補語標記罕見於世界其他語言」，所以雖然個別克里奧耳法語有類似的演變，「但有理由相信這是一種偶合」。他還認為「『得』義動詞和『到』義動詞語法化為補語標記」這種區域現象，擴散的源頭「很可能是漢語」，「因為漢語『得』的語法化程度明顯高於東南亞其他語言的“Acquire”。」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見。畚語的例子也正好印證了這一點。

³⁸ 這種情形其實是最普遍的。相反，畚語說得比第二語言（一般是客語）好的畚族人並不多。

³⁹ 關於複製語法化的要求，第一點（語法結構相似）和第三點（概念上的自然性）主要是取材自 Enfield (2001:284-287) 的分析，第二點（雙語人/多語人）則屬本文的意見。

的知識，就可以知道答案。

畬語用 $k\gamma\eta^{54}$ 「到」充當狀態補語和程度補語的標記。而在漢語方言中，拿「到」義的語素作為狀態補語和程度補語標記的，主要有閩語、客語和贛語。贛語和畬語從古至今都沒有太多聯繫，或者可以把它排除掉。可以說，使畬語的 $k\gamma\eta^{54}$ 發生複製語法化、使它由動相補語虛化為補語標記，很可能是受到閩語或客語的感染。

和畬語相平行，江淮官話、徽語和閩語都用「著」義的語素充當程度補語標記。江淮官話和徽語都處於華中地區，跟位在南方畬語沒有什麼交流可言。剩下來唯一的可能是閩語。我們所記錄的是畬語海豐方言，而海豐縣城最流行的就是閩語。就目前的材料來看，我們相信：畬語的程度補語標記 li^{22} 應該是受閩語的誘發而來的。

tu^{11} 大概是畬語最早定形的補語標記。由脫離原始苗語支語言開始，它就走上了虛化的道路（參看 (34)）。早期說畬語的人主要流布於湖南辰沅一帶（潘悟雲 2005:19-20），後來才遷徙到粵東去。西南官話、粵語、客語和湘語都用「得」作為能性補語標記。但考慮過上述的歷史事實，我們覺得最有可能使畬語的 tu^{11} 產生複製語法化的，是湖南流行的湘語。客語和粵語跟畬語的接觸，是畬語人遷出湖南後才發生的事，時間上也許稍微晚了一點。附帶一提，巴哼語和炯奈語雖然都用「得」作為能性補語標記，但不一定和湘語有關。正如前文所說，大部分漢語南方方言的能性補語標記都用「得」。因此，其他方言也有能力使巴哼語、炯奈語的「得」產生複製語法化。⁴⁰

下面這個圖表，概括了畬語三個補語標記的來源，並列出了可能誘發畬語發生複製語法化的漢語方言：

〈表 3〉畬語 $k\gamma\eta^{54}$ 、 li^{22} 、 tu^{11} 和漢語「到/邁、著、得」的平行語法化

標記類型	畬語	施惠的漢語方言	詞彙意義
狀態補語標記	$k\gamma\eta^{54}$	客語「到」、閩語「邁」	到達
程度補語標記	$k\gamma\eta^{54}$	客語「到」、閩語「邁」	到達
程度補語標記	li^{22}	閩語「著」	穿/附著
能性補語標記	tu^{11}	湘語「得」	獲得

⁴⁰ 評審員提出了一個意見，認為：「 tu^{11} 的語法化過程，其模式也可能是漢語標準語，因為漢語標準語的『得』在唐代就完成了這個語法化過程。」但根據我們的理解，說畬語的人一直都住在南方較偏僻的山區裡。他們應該沒有太多機會跟說漢語標準語的人接觸。

6. 結論

語言接觸的結果，簡單者如詞彙借用，複雜者則有本文所報導的複製語法化。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給出了充分的證據，證明畬語 *krŋ*⁵⁴、*li*²²、*tu*¹¹ 之所以由實詞演變為補語標記，跟周邊的漢語方言有莫大的關連。這三個語素都不能算是借詞，⁴¹ 但畬語卻模仿漢語同義詞（「到/邁、著、得」）的多功能性，複製了三條幾近完全平行的語法化路線。這些平行的語法化演變並非出於偶然，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一段畬語和漢語的接觸史。這個研究，不單深化了我們對語法化、尤其是接觸引起的語法化的認識，還在一定程度上釐清了畬語跟周邊漢語方言的關係。一直以來，學者都特別強調畬語和客語的輻輳。從補語標記的來源看，畬語除了和客語接觸外，也跟閩語、甚至湘語有過不淺的交流。

華南地區就像一個放滿語言接觸個案的資料庫。如果我們只是著眼於一些表面的現象，那未免浪費了這個「資料庫」的價值了。我們應該嘗試作更深層次的發掘，比如利用「接觸引起的語法化」這種嶄新的視角去觀察華南諸種語言的關係。也許將來會在一些看似紊亂無章的語料中理出帶有普世意義的理論來。

⁴¹ *tu*¹¹ 早就借到原始苗瑤語裡去。從狹義的角度來說，它不算是畬語的借詞。

引用文獻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6. Grammars in contact: a cross linguistic perspective. *Grammars in Contact: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 R. M. W. Dixon, 1-66.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and R. M. W. Dixon. (eds.) 2001.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and R. M. W. Dixon. (eds.) 2006. *Grammars in Contact: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ppell, Hilary (曹茜薈).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d areal diffusion in Sinitic language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 R. M. W. Dixon, 328-357.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field, Nick J. 2001. On genetic and areal linguistic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parallel polyfunctionality of “acquire”.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 R. M. W. Dixon, 255-290.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nfield, Nick J. 2003. *Linguistic Epidemiology: Semantics and Grammar of Language Contact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 Enfield, Nick J. 2004. Areal grammaticalization of postverbal “acquire”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Papers from the El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 ed. by Somsong Burusphat, 275-296. Temp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 Enfield, Nick J. 2005. Parallel innovation and “coincidence” in linguistic areas: on a biclausal extent/result construction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LS)* 28S:121-128.
- Hashimoto, Mantaro J. (橋本萬太郎). 1976. The agrarian and the pastoral diffusion of languages. *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ed. by Mantaro J. Hashimoto, 1-14. Tokyo: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3.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27.3:529-572.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i, Huei-ling (賴惠玲). 2002.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erb DO in Hakk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2:370-391.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1.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types and markers.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ed. by Hilary Chappell, 85-120.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tisoff, James A. 1991. Areal and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Lahu.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2, ed. by Elizabeth C. Traugott & Bernd Heine, 383-453.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s* 1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Matthews, Stephen (馬詩帆). 2006. Cantonese grammar in areal perspective. *Grammars in Contact: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 R. M. W. Dixon, 220-236.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kanishi, Hiroki (中西裕樹), and Bit-Chee Kwok (郭必之). (forthcoming). Evolution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s in the She language induced by contact with Hakka. To appear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Purnell, Herbert C. 1970.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ao-Yao*.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Ratliff, Martha. 1998. Ho Ne (She) is a Hmongic: one final argument.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1.2:97-109.
- Rayfield, John R. 1970. *The Languages of a Bilingual Community*. The Hague: Mouton.
- Sagart, Laurent (沙加爾). 2002. Gan, Hakka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 Section)*, 129-15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Sagart, Laurent, and Shixuan Xu (徐世璇). 2001. History through loanwords: the loan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Hani and Chines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30.1:3-54.
- Taguchi, Yoshihisa (田口善久). 2003. The Pana language—on its position within the Hmong-Mi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Melbourne, Australia.
- Thomason, Sarah G., and Terrence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omason, Sarah G.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Wang, Feng (汪鋒). 2006. *Comparison of Languages in Contact: The Distillation Method and the Case of Bai*.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B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1993.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Paris: CRLAO, EHESS.
- 中西裕樹. 2003. 《畬語海豐方言基本詞彙集》。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中西裕樹. 2005a. 〈畬語中的漢字音層次初探〉，《東方學報·京都》77:334-223。
- 中西裕樹. 2005b. 〈畬語的現狀與搶救工作〉，「瀕危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南寧：廣西民族學院。
- 中西裕樹. 2007. 《畬語基本資料集》（畬語區概況、畬語音系簡介、四縣市畬語對照詞表）。「言語保持対策および比較研究に供するためのショオ語四方言の緊急現地調査」（2004-06 年度科學研究費——若手研究 B [課題番号：1972088]）研究成果報告書。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編. 1987. 《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
- 太田辰夫. 2003. 《中國語歷史文法》（修訂譯本），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毛宗武，李雲兵. 1997. 《巴哼語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 毛宗武，李雲兵. 2002. 《炯奈語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毛宗武，蒙朝吉. 1986. 《畬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輔世，毛宗武. 1995. 《苗瑤語古音構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輔世. 1985. 《苗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甘春妍. 2006. 《博羅畬語裡漢語借詞研究》，南開大學博士論文。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江敏華. 2007. 〈東勢客家話的動補結構初探〉，《中國語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5.2:225-266。
- 江藍生. 1999. 〈語法化程度的語音表現〉，收錄於石鋒、潘悟雲主編《中國語言學的新拓展：慶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歲華誕》，195-204。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余金枝. 2006. 〈苗語、漢語述補結構相異點的類型學分析〉，收錄於戴慶廈主編《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語法比較》，80-88。北京：民族出版社。
- 吳中杰. 2001. 〈廣東及浙江畬話之比較研究〉，《清華學報》新 31.4:441-458。
- 吳福祥. 2001-02. 〈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收錄於吳福祥 (2006) 《語法化與漢語歷史語法研究》，278-318。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吳福祥. 2005. 〈粵語能性述補結構「Neg-V 得 OC/CO」的來源〉,《方言》2005.4: 306-318。
- 吳福祥. 2006.《語法化與漢語歷史語法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吳福祥. 2007. 〈關於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民族語文》2007.2:3-23。
- 李方桂. 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 張雙慶主編.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雲兵. 2005. 〈論語言接觸對苗瑤語語序類型的影響〉,《民族語文》2005.3:34-43。
- 李新魁, 黃家教, 施其生, 麥耘, 陳定方. 1995.《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克里斯特爾 (Crystal, David). 2002.《現代語言學詞典》(第四版), 沈家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柯理思. 1999. 〈可能補語肯定形[拿得動]〉,《漢語方言地圖集》, 12-19。中國における言語地理と人文・自然地理 (5), 平成 9-11 年度科學研究費基盤 (A) (課題番号: 09301022), 研究成果報告書一第 5 分冊。研究代表者: 遠藤光曉。
- 柯理思. 2001. 〈從普通話裡跟「得」有關的幾個格式去探討方言類型學〉,《語言研究》2001.2:7-18。
- 洪波. 1997. 〈台語和漢語的平行虛化現象及其成因〉, 收錄於洪波 (1999)《堅果集：漢台語錐指》, 144-159。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袁焱. 2001.《語言接觸與語言演變：阿昌語個案調查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馬學良主編. 1991.《漢藏語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洪年. 1972.《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張振興. 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陳保亞. 1996.《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係的解釋》。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曉錦, 陳滔. 2005.《廣西北海市粵方言調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曾曉渝. 2004.《漢語水語關係論——水語裡漢語借詞及同源詞分層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劉子瑜. 2006. 〈粵方言「V 到 C」述補結構的語法化及其與「V 得 C」述補結構互補分布的語法認知解釋〉,《21 世紀的中國語言學》(二), 111-137。北京：商務印書館。

- 潘悟雲. 2005. 〈客家話的性質——兼論南方漢語方言的形成歷史〉,《語言研究集刊》2:18-29。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鄧曉華. 2006. 〈論客家話的來源——兼論客畚關係〉,《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3.4: 143-146。
- 鄧曉華, 王士元. 2003. 〈苗瑤語族語言親緣關係的計量研究——詞源統計分析方法〉,《中國語文》2003.3:253-263.
- 黎意. 2006. 〈苗語的述補結構——兼與漢語對比〉,收錄於戴慶廈主編《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語法比較》, 59-79。北京：民族出版社。
- 戴慶廈主編. 2006. 《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語法比較》。北京：民族出版社。
- 羅安源. 2005. 《松桃苗話描寫語法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龔煌城. 2006. 〈漢語與苗瑤語同源關係的檢討〉,《中國語言學集刊》1.1:255-270。

[Received 5 November 2007; revised 3 July 2008; accepted 7 July 2008]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3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SAR
bckwok@cityu.edu.hk

An Example of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The Origins and Division of Labor of Three Complement Markers in the She Language

Bit-Chee Kwok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paper aims to trace the origins and reconstruct the path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ree complement markers, namely, *kɔŋ*⁵⁴, *tu*¹¹ and *li*²², in the She language, a Hmong-Mien language spoken by around 1,500 people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eastern Guangdong.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neighboring Chinese dialects, especially Hakka and Southern Min,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shaping the mode of division of labor of these three complement markers in She. Various theori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cluding the newly developed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are introduced to explain the parallel development of complement markers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She.

Key words: the She language (Ho-Nte), complement marker,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contact